浅论《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教学实践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 魏日娟

阅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而关于整本书的阅读则是重中之重。叶圣陶就曾说过，“试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不教他们读整本的书，习惯怎么养得成？”[1]在2017年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被列入18个学习任务群之首，始终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个学习阶段。相较于单篇阅读教学模式，整本书阅读因其文本内容与主题思想的连贯性而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深度系统化阅读，锻炼语言的梳理与整合能力，提升文学审美鉴赏能力。但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在校学生各门科目的学习任务较繁重，加之整本书阅读需要大量连续性的时间投入，整本书阅读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没有细致的教学任务设计，整本书阅读很有可能被简化为单篇阅读的叠加版，从而削减整本书阅读的良好初衷。在统编版高一语文教材中，《乡土中国》是落实整本书阅读的第一本著作。因而，认真规划《乡土中国》的整本书教学，不仅能降低整本书阅读被简单化的风险，而且还能为学生以后的整本书阅读实践提供模板与经验。有鉴于此，本论文主要从兴趣引导、意义建构与拓展深化三个方面探讨《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的教学实践。

一、影像结合激发学生求知兴趣

兴趣是有效开展整本书阅读的前提。吕叔湘告诉我们：“我们做事情要感到有乐趣，如果不是精神愉快而是愁眉苦脸地在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就决不会好”。不同于有鲜明的爱恨情仇之类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乡土中国》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充满各种学理性的说辞与严谨的逻辑推演。如果在一开始未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那么很有可能让学生在费孝通的文字面前望而却步，产生厌学情绪，从而不利于整本书阅读的高效展开。引发学生兴趣的方法千万种，其中之一是利用影像使学生们认识费孝通，对《乡土中国》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社会价值有一定直观的认识。

有论者指出，“学生们一步一步地远离文字而走向影像世界。他们不仅不能完成整本书阅读，甚至越来越难以阅读文字作品了”[2]。影像的泛滥的确使学生越来越无心阅读，但教师如若合理利用影像的话，同样也可将学生从对影像的入迷中拉回，重新点燃其阅读兴趣。具体而言，这种利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收集费孝通的生平图片、学术轶事以及经典名言等，将它们制作成PPT，展现给学生观看，使学生对作者有一定生动活泼的认识，激发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欲望。另一方面，剪辑与制作费孝通的学术访谈以及他本人对《乡土中国》写作动机与大致思路的视频。与前一个方面的图文展现相比，此处的视频展现重点并不在于教师的讲解上，而在于学生带着问题去观看。在未播放视频前，教师应该设置好诸如费孝通为何要写作《乡土中国》、在写作过程遇到何种困难与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及学界对《乡土中国》有何评价等问题。在视频结束后，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单独提问，也可进行学习小组讨论，在教师课堂的问题生成基础之上，再进行一定的总结。

需要强调的是，展现并非漫无目的展现，而是需要围绕一些预设的主题进行展现，力图还原一个在学术上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和有着浓厚家国情怀的费孝通，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与精神品质，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二、泛读与精读结合下的意义建构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基于实地的社区研究，分析社会结构的偏于理论性质的社会学学术专著。该书收录 14 篇文章，从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角度综合论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特点。全书语言通俗精当，并在具体论述中辅以大量鲜活的事例。但对于刚升入高一的学生而言，要读懂费孝通字里行间的深邃思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为此，在激发学生兴趣后，有必要在文本阅读中实施泛读与精读的有机结合，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乱读。

与单篇文章作品相比，整本书阅读“重在一个‘整’字”，在阅读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整理”和“整合”[3]。一定程度上说，泛读就是围绕“整”字展开的阅读，力求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作者的意图与立场、全书的主旨与框架获得一个整体的感觉。在《乡土中国》的泛读实践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先读序言、《乡土本色》（全书总论）与后记，以费孝通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研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历程等为中心进行信息提取，整理与勾画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特点的整体思维导图。在这之后，教师依照思维导图可将班级划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泛读余下的篇章，以“是什么”、“如何论述”或“为什么”等问题进一步填充与完善导图。比如，在《差序格局》中，教师可从核心观点、主要概念、佐证材料等学习任务单的构成出发，设置什么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怎么建构的、差序格局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引导学生在整体的思维导图中进一步细化与把握。

泛读的目的在于为精读打下基础。精读可从词句与篇章两个角度出发。对于“社群”、“横暴权力”、“时间上的阻隔”等核心术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具体篇章中找到相应的意义阐释，也可为学生补充一些课外实例去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释义，还可以通过任务组的形式让学生自主收集查找这些术语的其他意思，并鼓励他们发掘这些看似不相干的术语背后之间的联系。对于篇章学习，教师着重阐释费孝通的行为思路与论证方法，总结各个篇章的观点与主旨，引导学生掌握学术类文本的写作技巧。

泛读与精读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先后顺序，在泛读中可以有精读的存在，而在精读的时候也可适当采取泛读。二者的灵活结合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乡土中国》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如德国学者姚斯（H. R. Jauss）指出的那样，“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泛精”结合下的意义建构使学生既要形成一种共识，又要鼓励与允许差异性理解的存在，实现经典阅读的当下化。

三、从书本到现实的拓展与深化

与一些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相比，《乡土中国》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这意味着学生在完成整本书阅读后可将文本中的观点带入现实，在现实中考察与体验《乡土中国》出版以来的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变与不变。这不仅有利于加深与拓展学生对费孝通观点的理解，更能在现实实践中锻炼学生收集和整合素材的动手能力，以及对这些素材进行甄别评判的思辨能力。

笔者所在的学校位于村镇结合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或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笔者先是按照《乡土中国》中不同的篇章主题将学生划为若干任务组，要求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或是以访谈的形式，或是以摄影采风的方式，或是以查阅文献资料的方式，收集其所在任务组的话题。然后，再将收集的资料整理成相应的图文报告，并在课上加以展示汇报。汇报结束后，要求小组互评，指出其中与《乡土中国》中相关观点的不同或延展之处，结合生活实际的体验，集体分析背后的原因，探讨延展得以发生的方式。

早在“从书本到现实的拓展与深化”这一活动开展前，笔者就曾告诉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提醒学生不要刻意地以“文本套现实”，切莫机械地在现实中寻找与文本对应之处。《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是全面且并富于洞见的，但该书出版已逾70年，其间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变。因此，有必要鼓励学生跳出文本限制，专心收集现实素材，尤其是那些与文本可能存在矛盾的素材。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文本观点，而是要在从现实观照文本中培养学生敢于探索与质疑的能力，使他们在现实的体悟中拓展与深化对文本的理解。

作为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的滥觞，有必要对《乡土中国》进行严肃认真的课程设计。从阅读前的兴趣激发，到阅读过程中的泛读与精读的结合，再到阅读后的课外考察，学生在《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过程中不仅被激发了阅读兴趣，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更在课内外的教学中培养与锻炼一定的阅读水平，提高语文学习的核心素质和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82页。

[2] 魏玉山：《由整本书阅读“热”想到的》，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21年，第9期。

[3] 黄荣华：《我们的中学课堂有真正的“整本书阅读”吗？》，载于《文汇报》，2019年12 月22日，第004版。

[4] 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姚斯、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